

第一部真正有深度的描写
海外留学生情感纠葛的作品

Bring on the Night



夜色袭来

木 愉 著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

夜色袭来

Bring on the Night

木 愉 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夜色袭来/木愉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02.5

ISBN 7-5411-2090-1

I. 夜... II. 木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18490 号

策 划: 张 苹

责任编辑: 何红列 胡 焰 李 霞

封面设计: 周增明

版面设计: 史小燕

责任印制: 喻 辉

责任校对: 韩华等

书 名 夜色袭来

定价 16.00 元

作 者 木 愉

ISBN7-5411-2090-1/I·1798

2002 年 5 月第一版

2002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

印张 7.75 字数 138 千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成都盐道街 3 号) 邮政编码 610012

电话: (028) 86666700 [发行部] (028) 86678512 [编辑部]

电子信箱: scwys@mail.sc.cninfo.net 华宇电子制印公司照排

新华书店经销

四川省印刷技术协会印刷厂印刷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, 举报有奖。举报电话: (028) 86636481 86241146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工厂调换。电话: (028) 87851176



很荣幸在“枫华园”读到了这个故事。相信它的缠绵悱恻一定会打动许许多多读者的心，那是不受性别和年龄限制的。

——读者 高永进



让我想起了在北美六年的留学生活。那时候，我也有过与雨露一样的经历。作者为我们成功地刻画了一个可爱性感的女人形象。

——读者 梁爱伦



应该是第一部真正有深度的描写海外留学生情感纠葛的作品。这几个周末，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读北美网站“枫华园”上该书的连载。

——读者 张安娜



其实我们的祖先亚当和夏娃一开始就是一丝不挂的，展示人体也就是展示上帝创造的杰作。

芝加哥伊甸园酒吧经理 伊丽莎白

体力劳动真伟大、真神奇，连人的胃口也因此变得美好起来。

中国留美博士生 刘雨露

我的上帝啊，在走廊里就闻到菜香了，今天我要撑个死……我真希望是你的女儿，那样我就可以天天吃你的菜了。

美国妇人、传教士 海 伦

是得讲究卫生。人的手最肮脏不过，因为人的手可是四处乱摸的。

中国留美博士生 老 张



告诉我，这茶应该怎样喝？是吃茶叶呢，还是喝茶
水里的水？

非洲坦桑尼亚留美硕士生 罗塔尔

我姓卞，名逸飞。但不要叫我小卞（便），也不要
叫我大卞（便），叫我老卞或者直呼其名都可以。

美国依丽大学中国同学会主席 卞逸飞

石坚出身书香门第，人长得帅，又才气横溢。从他
在法律上成为我丈夫的那天起，我就在心里发过誓，这
辈子就与他白头到老了。

中国留美博士生 刘雨露

雨露，我真的认为你很聪明可爱呢。

中国留美博士生 吴兴涛





1

东海海岸线变得越来越纤细、越来越遥远，深邃而浩瀚的太平洋沉静地展现在机窗之外。我的头脑里升腾起一种虚空的情绪，仿佛我正在宇宙的黑洞里不可遏止地坠落。身旁的那位白人老太太正食欲大开地吃她的午餐，内容是沙拉、炸土豆条以及汉堡包。一看她那专注于吃的神态，就知道她与西餐是久别重逢了。我的午餐则丝毫未动，吃的情绪一点也没有调动起来。要是石坚在我的身边，情形也许就会不一样，至少我可以把兴趣暂时放到面前这些异国的食物上，怀着新奇去品尝一下。而现在，我的大脑里满是他的音容笑貌，我还沉浸在与他耳鬓厮磨的那一幕幕之中。一想到这些，身体不禁涌起一股热潮，而一旦意识到在公共场所居然于心里体验着那种事情，脸不由得有些发烫，似乎周遭已觉察了我正在想什么似的。

一个月前，我才与他结了婚。

与他开始恋爱，是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。那时学校有明文规定，大学生在校期间不准恋爱。所以，我们的初吻既有



夜色袭来
Ye Se Xi Lai

无可名状的激动，更有难以言说的张惶。之后，我们的每一次幽会都充满了阴谋气息，严格遵循着地下工作的苛酷守则秘密进行。我们的恋情直到毕业分配才披露于世，同学们得知都惊愕不已。大学毕了业，他去北京读研究生，我则到了沿海的一家语言研究所，从此天各一方。

到了那家语言研究所后，我也被那里的出国风潮所蛊惑，不久便考了托福，并很快被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学校录取。这一切都来得如此突然，以至于我与他不得不决定把那个本来很遥远的目标提前实现。他来到广州，我们便一齐到街道办事处去办了结婚登记。回到我的寝室，我们立刻拥抱成一团，迫不及待地把对方的衣服除去，带着从未有过的理直气壮开始了真正的夫妻生活。我们都很讶异，这张结婚证居然能神奇地为我们启开那道物质与精神的紧闭门户，以前一切小心翼翼、畏缩不前、浅尝辄止地对彼此身体的探索所带来的快乐都黯然失色。他的进入把我带到了一种全新的境界，直到那时我才发现两性间原来可以彼此融为一体，获得快乐的震颤。我气喘吁吁地对他说：“石坚，怎么你以前就不会呢？”他喘着粗气，答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你呢？光说我呢，你也不知道引导，大概我们心底里都不敢吧。”我说：“结婚证真的就像一张通行证。”他答道：“可不是。”



结婚证的确就像一张通行证。我曾经给石坚提供过无数次机会，我渴望着他的占有，但在领取结婚证以前，我们之间一切性的体验仅只限于接吻、拥抱以及模拟似的做爱。记得那次出游山东，我们在泰山之巅，靠着五角钱租来的军大衣顶风露宿，我们紧紧抱在一起，既因为山高天寒需互相取暖，也因为彼此对对方身体的渴望。但那一夜，我们尝试了无数次，竟然都找不到门径可入。忙乎一夜，徒劳无功，不觉已是日出。我们相拥而坐，看着火红的太阳冉冉升起，心里充满了疲惫和无奈。在孔林，草木萋萋，绿意盎然，四外无人，那种欲望在我的身体里奔突着，我躺在草地上，迎着石坚，但他说那是神圣的地方，不敢亵渎的，我只好怅然作罢。

在蜜月里，我们放肆无忌，如饥似渴，每晚都脱得精光地上床睡觉，为的就是干那事方便，我们通宵达旦地沉浸在性的极乐中。

终于，我必须上路了，他送我到上海。火车到达上海时，已是晚上八九点钟，我们四下里找住的地方，问来问去，都是客满，最后到了一个手表厂的招待所。那里背街，黑乎乎清冷得可以。服务台的一个大嫂模样的女人说有空铺，我们一听好不高兴，马上掏出证件办理手续，她看到我



夜色袭来

Ye Se Xi Lai

们摆在柜台上的结婚证，却说没有单间了，只能分开与别人住到一处。我一听，马上就说，那我们不住这里了，她很有些不满地说道：“就一夜都受不了啦！”

这倒是一语破的。我明天就要飞赴大洋彼岸，与石坚久别，让我今天独自睡去，真正是受不了。然而，我对她的这句话却反感得很，好像人秃了头偏怕人家说你秃子似的，我气汹汹地问她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她眼睛看着天花板，说道：“没什么意思，不想住就请走吧。”于是，我们愤愤不平地走出来，又转了几条街，终于在一家旅馆里找到单人间。那一夜，我们几乎整夜未眠，云雨不断，很有些末日来临，要极尽人间乐事的味道。

2

在底特律下了飞机，查验了证件，出了检票口，就看到一个敦实的黑人青年高举着一块接人的牌子，上面写着我名字的汉语拼音——Yulu Liu。我赶紧上前去，他马上伸出手来，说道：“很高兴见到你。”我也鹦鹉学舌道：“很高兴见到你。”他握着我的手，自我介绍：“我叫罗塔尔，从坦桑尼



亚来的，现在学建筑。”他问道：“你的名字怎么发音，我简直不知该如何尝试。”我给他解释后，他说道：“那我以后叫你露好了。”

一路上，他告诉我，他六年前就到美国来了，先在另外一个大学完成了本科学业，再转到汉诺威大学来读研究生。他一边学习，一边打工，今天来机场接我，就是一份工作。他问我：“你的专业是什么？”我答道：“英美文学。”他立刻现出一副老到的样子，说：“那你以后可能要改专业，如果你想在美国谋一份职业的话。”我说：“也许吧，我还没想到那么远。”

车子以每小时一百二十公里的时速向西驶去，大概由于在机上一路思绪纷飞，梦境不断，现在坐在汽车里，一种不适感渐渐从胃里泛了出来，并迅速扩散上升，终于咽喉处来了酸水，强压了几次，还是顶不住，最后只好请求罗塔尔停车。

下了车，我赶紧跑得离车子远一些，一张嘴，秽物即刻喷发而出。一会儿，一只大手在我的背上轻轻拍着，我意识到那是罗塔尔，赶紧示意他走开，心里想的是，可别让呕吐物的臭味玷污了我的形象。几分钟后，秽物一泄而尽，肚子里空空如也，身子轻飘飘的，但呕吐前的不快感倒是一下子



夜色袭来
Ye Se Ai Lai

无影无踪，我有种雨后天晴的感觉，很有些难堪又有些快慰地对罗塔尔笑道：“对不起，现在好了。”“没关系，那我们继续走吧。”上了车，我有些疲乏，睡意顿来，便不理睬罗塔尔，自个儿睡起来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罗塔尔推了推我，说：“到了。”我睁眼一看，车停在了一栋平房前面。罗塔尔帮我从车上卸下行李，带我走了进去，然后往右拐，到了里端。罗塔尔用手指了指右边一间，对我说：“这间就是你的了。”我一看门上居然贴了一幅英文标语——妇女能顶半边天！标语上方用中文写道：“欢迎！”我一下子热乎了许久，心想这些美国人心还忒细，又想这句我们喊了许多年的豪言壮语，在我的祖国也许分量正变得越来越轻，但在女权运动如火如荼的美国可能正对其口味，说不定就成了女权运动言简意赅的宣言。进了屋，是客厅兼厨房，里面窗明几净，靠窗有一个硕大的沙发，沙发上的图案隐隐约约，像是些肥美的女人体。靠厨房的那个角落，有一张长方形的餐桌，四周围了六把花形的椅子。几盆花草或立在角落里，或摆放在窗台上，给房间平添了几分春意。与沙发相对，是一台落地式电视。一望而知，这房间已有人居住。与客厅相连接的右边一字排开是两间卧室，罗塔尔推开第一间，报告我道：“你的这是这一间。”接



着，他帮我行李提了进去，然后，搓了搓手，道：“我的事完了，我得走了。”忽然，他又记起什么似的，“我可以把我的电话留给你，如果有事需要帮忙，就找我。”他把他的电话号码写在一张小纸条上，递给我。我接过后，一连向他说了几个“谢谢”。他掩了门，走了。

快近黄昏的时候，有人用钥匙开了门，随后进来一个高高大大的白人中年妇女。她看到了我，马上绽开笑容，说：“欢迎，我是你的同屋，叫海伦。”我也自我介绍道，我叫“露”，大概是罗塔尔给我的启示，我已经决意让我遇到的所有美国人叫我“露”了。反正露也是英文女性的常见名，落得大家都方便。

海伦快人快语地说：“还没有吃饭吧，走，我带你到超市去买些东西。”于是，我便与她走了出去，坐上了她的车，到了三个街区之远的一家超市。我一随她进去，就对堆积如山的易拉罐饮料感叹了一番。立时，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商品的庞大堆积那句话冒出脑际。我在摆着各式各样商品的货柜前转来转去，最后只买了一袋面包，一袋十磅的米。肉类里面，鸡最便宜；蔬菜里面，莲花白最便宜，所以便买了这两样。其他的油盐等必需品也买了一些。到交款时，一算账，要十一点三五美元，把我吓了一跳，换算成人



夜色袭来
Ye Se Xi Lai

民币，差不多就是一百元了。带着被剝了一块肉的心情，我掏出美元来付了账，然后若有所失地与海伦走了出去。

3

我到的那个学校是个天主教学校，宗教气氛极浓，地处密执安湖东岸。学校不大，东方人就两个，一个是香港来的，一个就是我。香港人只会说广东话和英语，所以她之于我，还是犹如外国人一样。在这种语言环境中，我肯定是不能说中文的了，惟一用中文的时候，就是隔三岔五给石坚写些很肉麻的信。至于打电话，那是动都不敢动的念头。学校提供住房，还免了我的学费，但吃饭还是得自己去挣。那时候真的太穷，花了一美元，头就要止不住剧痛一下。请几个美国人来吃饭，只挑最便宜的鸡做成几个菜便是，反正在他们眼里，仍旧是中国菜。因为穷，便钻头觅缝地四处找工作，给威廉老头子打扫卫生，为学生食堂卖饭，教几个对老庄哲学着迷的学生咿咿呀呀学中文。

但最让我殚精竭虑的还是读书。每一门课都让我焦头烂额。《当代文学批评》这门课讲的都是后结构主义、现象学